

精评馆藏名作 点亮艺术之眼

伟大的
博物馆



米兰

布雷拉美术馆

〔意大利〕斯蒂芬尼·祖菲 编著
向菲 译

译林出版社

伟大的
博物馆

Pinacoteca di Brera Milano



米兰 布雷拉美术馆

〔意大利〕斯蒂芬尼·祖菲 编著
向 菲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兰布雷拉美术馆 / (意) 祖菲编著; 向菲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3
(伟大的博物馆)

ISBN 978-7-5447-4142-2

I. ①米… II. ①祖… ②向… III. ①美术馆—介绍—米兰 IV. ①J154.6-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09009号

© 2005 Mondadori Electa S.p.A., Milano-Italia

© 2014 for this book in Chinese language-Phoenix-Power Cultural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tlantica S.p.A.

Original Title Pinacoteca di Brera Milano

Text by Stefano Zuffi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stored,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copyright holder.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Atlantica S.p.A., via Leopardi, 8-20123

Milano Italy-foreignrights@atlantica.it-www.atlantica.com

Cover picture © Phoenix-Power Cultural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3-594号

书 名 米兰布雷拉美术馆

编 著 [意大利] 斯蒂芬尼·祖菲

译 者 向 菲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赵 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深圳市建融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142-2

定 价 69.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8

前言

11

米兰布雷拉美术馆

23

主要馆藏

155

参观指南

158

艺术家和艺术品索引

点亮艺术之眼
——伟大的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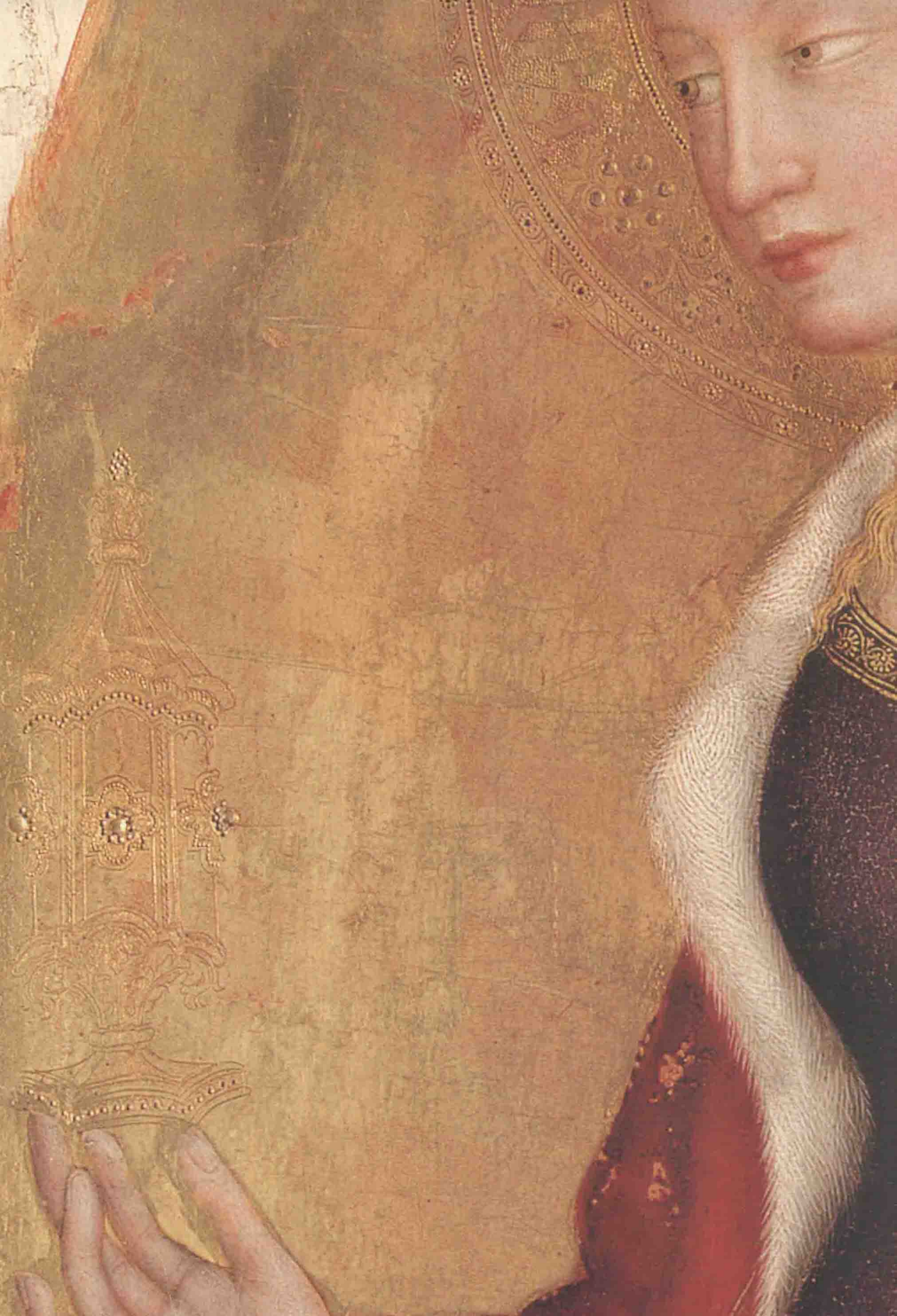
伟大的
博物馆

Pinacoteca di Brera Mila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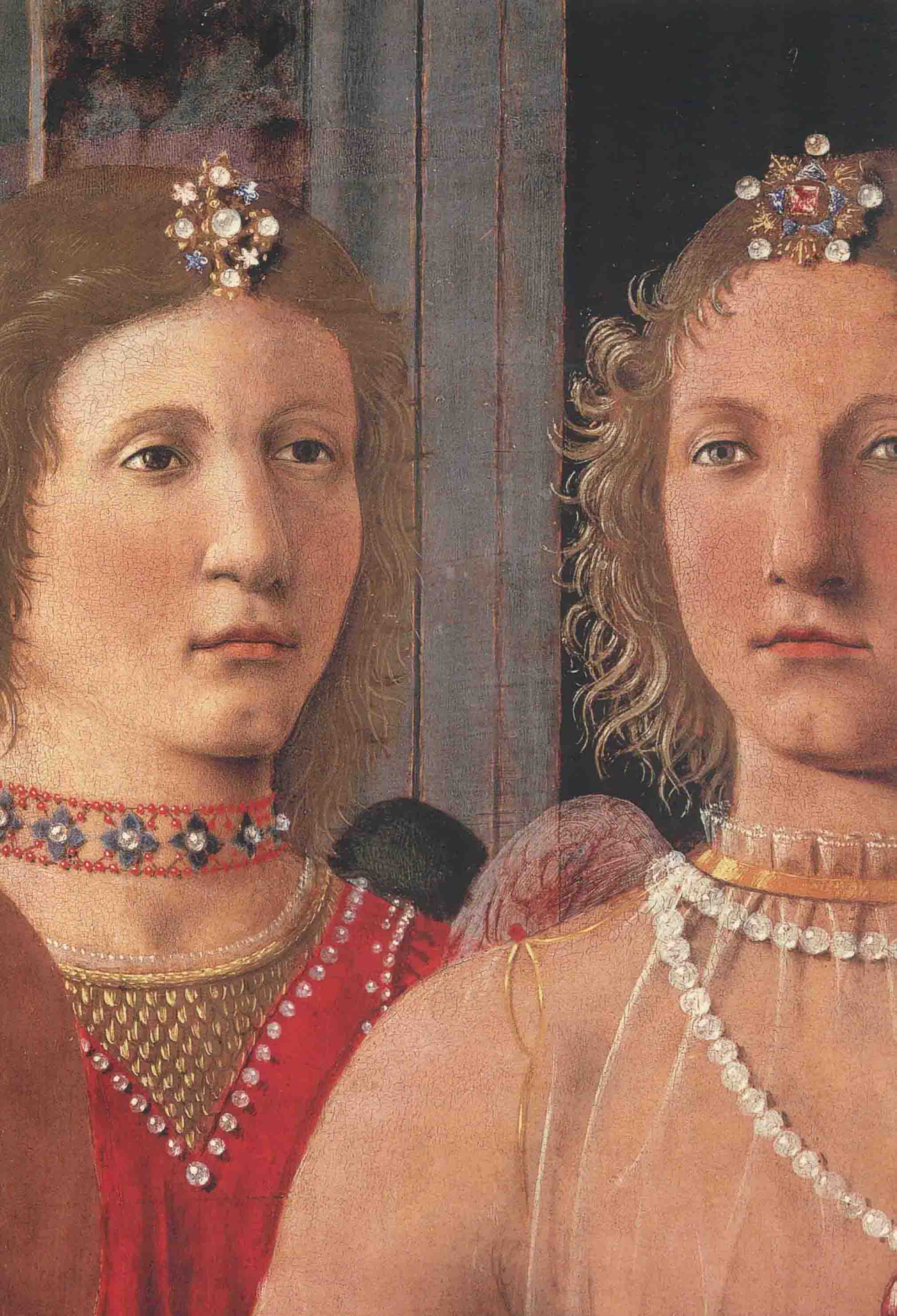


米兰 布雷拉美术馆

〔意大利〕斯蒂芬尼·祖菲 编著
向 菲 译









目 录

8

前言

11

米兰布雷拉美术馆

23

主要馆藏

155

参观指南

158

艺术家和艺术品索引

前言

“真开心，妈妈！我去了博物馆。”这是我五岁的女儿弗朗西斯卡在回家路上的评论。这是她第一次参观布雷拉美术馆。实际上，她在美术馆的大厅里跑来跑去，并不是马上就兴致勃勃。圣人殉道、耶稣受难，都是最先吓到她的场景。所幸，我们很快就逃到一个展厅，那儿有布雷拉美术馆的讲解员，他正在给孩子们普及博物馆知识。讲解员指着罗伦佐·洛托的肖像，问孩子们在画中人的手上看见了什么，准确的答案应当是一本书。可话音刚落，就有一个孩子喊道：“是遥控器！”大伙儿都笑了。这下，弗朗西斯卡来了兴致，她想亲自去核实一下，“爸爸，这不是个遥控器，是本书！”接着，她自己开始寻找，看看是不是其他画里面也有书。我暗自期望，她要是能碰巧在一幅画里找到个遥控器该有多好！后来，她又去找动物，再后来，其他的小朋友也跟着她学。在博物馆，她开心得像个疯子，因为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解读密码。

很显然，要想享受在博物馆里的时光，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解读的密码。布雷拉也有它自己的密码。比如，谁要是想来看大的博物馆，那他就弄错了密码；谁要是想走马观花地瞻仰一下陈列的展品，那这路子也不对。正确的姿态，是怀着对发现的热爱。布雷拉会令你震惊！一进门的一个展厅，放着一个绘有13世纪壁画的完整圣坛，它正对着法布里亚诺金碧辉煌的多联画屏。这幅圣坛画画的是马尔凯的罗米塔山谷。站在它面前，你竟会恍惚，这究竟是一幅画，还是一件艺术珍品？在布雷拉美术馆，曼特尼亚不止有他那非常著名的《哀悼基督》，还有其他珍贵的作品。《哀悼基督》这幅画的真正主题并非基督本身，其重点在于撑起基督的躯体的石板——“涂油礼之石”——这是耶稣

受难时留下的非常著名的圣物，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另外，这里还收藏着曼特尼亚的《圣路加教堂祭坛画》。画家创作这幅画，原本是要放在《福音书》的作者帕多瓦的墓前，后来由于拿破仑一世的征用，才来到了这里。

弗朗西斯科的《皮耶罗的蛋》，是布雷拉美术馆的标志性作品。画家将场景设定为神圣对话。画中，文艺复兴样式的教堂的拱顶下，悬着一枚鸵鸟蛋，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托公爵跪在地上。那枚鸵鸟蛋有什么意义呢？要想真正弄懂，就需要找到刚刚所说的“钥匙”。任何教堂里的绘画，如果没有准确的切入点，都难以正确解读。假如我们观察这枚蛋，我们会发现它很大。而在现实中，最大的蛋是鸵鸟蛋。在中世纪，人们认为，鸵鸟蛋是唯一的不用孵化就可以自然裂开的蛋。这便是切入点！将鸵鸟蛋比作圣母无染原罪的象征，隐射玛利亚，即耶稣的母亲。

和《皮耶罗的蛋》一样，收藏在布雷拉美术馆中的其他绘画作品的每个细节，都在讲述着类似的故事。这也包括以爱情为主题的绘画。比如，在《帕拉·斯福尔扎》这幅作品中，公爵卢多维科正对着妻子贝阿特里奇和还在襁褓中的孩子。而在卢多维科身旁，还有另一个孩子。他是谁呢？原来，他是公爵和情妇切奇利娅·加莱拉尼的孩子。在今天的克拉科夫，达·芬奇曾为切奇利娅作画，使她在《抱银鼠的女子》里得到了永生。当达·芬奇的画在布雷拉美术馆展出时，前来参观的人们热情都十分高涨。当时，这幅画正好对着《帕拉·斯福尔扎》，恐怕没有人捕捉到这偶然的事件。几个世纪过后，再次出现了丈夫、妻子和情人的“三角恋”。

在布雷拉，还有一个著名的吻——海耶兹的《吻》，它算得上是浪漫意大利的圣像。可惜的是，最近一项研究赋予了这幅画以真实主义的解读方式。让浪漫的色彩远去，实为不幸。解读称，这幅画实际上暗含着政治上的讽喻，代表了在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和意大利的结盟。这让浪漫主义者多么失望啊！

马可·卡尔米纳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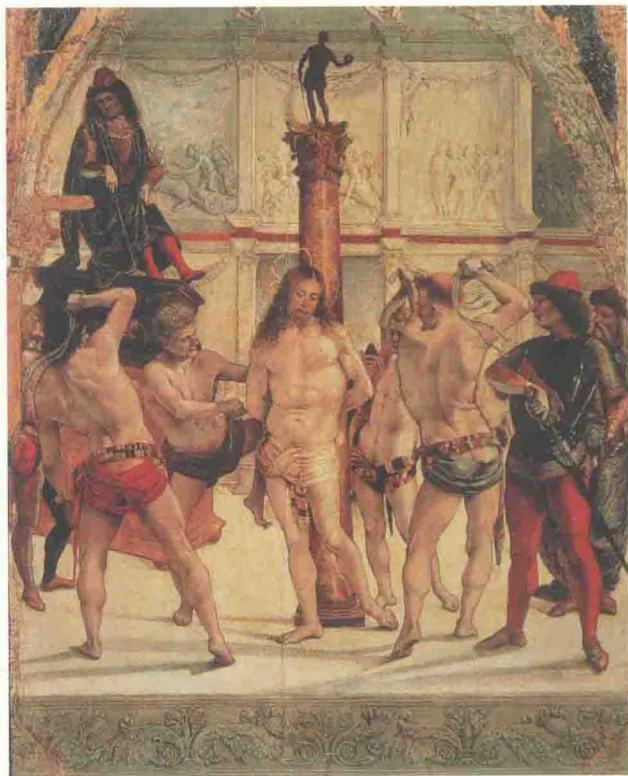


米兰布雷拉美术馆

玛利亚·特蕾莎·菲奥利敖

米兰布雷拉美术馆是一座拿破仑时期的大型博物馆，和卢浮宫有些相似。这里收藏了欧洲绘画史上最高水平的作品。布雷拉美术馆的特点在于，藏品多为贵族的收藏。它体现了一个时代下的“国家收藏”，是在一个王朝的征服策略下促成的。布雷拉美术馆位于一座宏伟的建筑中。该建筑是典型的后巴洛克风格，形成于耶稣会士时期，不过它的历史要更加久远。实际上，早在1201年，当卑微者派的半僧侣式修会在米兰建立时，便选址于这座中世纪小城的边缘地区。那时，这里一片荒芜，无人居住，恰好适合宗教活动的开展。实际上，卑微者派在开展宗教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发展生产，他们的呢绒生产在西方家喻户晓。这片用于耕种的偏远田地，就是所谓的“Braidà”（法语，意为一片葱郁的草地），正是“布雷拉”一名的起源。1229年，僧侣们开始修建修道院和圣玛利亚教堂。圣玛利亚教堂的工期持续了很久，直到1347年才最终完成。这座教堂有一面墙是由黑白相间的大理石筑成，它是来自意大利比萨的雕塑家乔瓦尼·德·巴尔杜齐奥的作品。修道院和教堂在一座楼里，后来一起消失，又再次重建：幸存下来的是一些14世纪的朱斯托·德·麦纳博恰的壁画，在布雷拉美术学院的一间教室里还能看到它们。另外，还有一些教堂正面以及雅致的大门的建筑碎片，19世纪末被收藏在了斯福尔扎城堡。

卑微者派的僧人在这里过了大约三个多世纪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红衣主教卡洛·博罗梅奥时期，教会的腐败和衰落达到了顶峰，教皇无力承压，于是解散了红衣主教会议。庇护五世接下他的衣钵，而教会连同附近的土地则交给了耶稣会士，他们在这里建起了学校。这里的学校提供的是大学水平的教育，课程很丰富，除了自然科学，



卢卡·西诺雷利
《受笞刑的耶稣》
1475

如物理、数学、天文学以外，还有语法学、修辞学、哲学和神学等，对学生的影响十分深远。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教学需求，1573 年建筑师马里奥·巴斯受命，负责扩建学校。购买边界土地，以及使耶稣会士的资产合法化的需求，和日益上升的财政困难捆绑在一起，这让巴斯的工程举步维艰，最终于 1590 年停工。直到 17 世纪上半叶，米兰著名建筑师弗朗西斯科·玛利亚·里齐尼的到来，工程才得以恢复。1627 年起，修道院所在的区域被重建，第一批教室建成。1630 年的鼠疫，使得工期再次出现停滞，这次间隔以后，后续工程进展十分缓慢。直到 1651 年，里齐尼的工程才最终获准通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工程是一帆风顺的。1658 年，建筑师里齐尼去世，后续的工程交给了他的儿子詹多梅尼科，以及其他两位建筑师杰拉莫·夸德里奥和乔治·罗梭纳。他们完全遵照了里齐尼的设计蓝本。建筑物的正面由砖砌成，壁柱和墙面都清晰可见；院子是长方形的，

有双排的塞利奥拱的敞廊；连接院子和拱廊的台阶很宽阔，一共有两级，所有这些和里齐尼设计的图案相映成辉，建筑风格也采用了其他耶稣会址的模式，类似罗马的罗马学院，以及帕维亚的博罗梅奥学院。

1773年，耶稣会被迫解散。布雷拉学院收归国有，并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奥地利政府不愿看到教会垄断教育的局面。改革计划由玛利亚·特蕾西亚女王推行，规定教育既要包含现代的科学技术，也要有人文方面的内容。出身于万维特里学院的建筑师朱塞佩·皮耶马里尼，作为当时的米兰国家建筑总督察，被任命负责完成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和爱国会（后来的伦巴第科学文学院）的收尾工程，以及两所学校共同的图书馆的建设工作。这两所学校均成立于1776年。1778年，皮耶马里尼启动了图书馆的建设工作。图书馆的入口是一个宽阔的大台阶，看上去很有气势。后来，皮耶马里尼还参与了天文观测台的修复工程。天文台设置于1764年，这归功于意大利天文学家鲁杰罗·朱塞佩·博斯科维克。

多纳托·布拉蒙特
《握戟之人》（局部）1487-1488

